

古尔纳小说《天堂》中的隐喻

李杨 沈莉娜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文从隐喻角度，深刻分析了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天堂》的文学价值和现实影响。其中对“花园”和“天堂”意象的隐喻，在其他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但作者古尔纳却能将这些意象自然地流露于文本当中，通过主人公个人的经历，反映社会变化和历史变迁的大背景。

关键词：隐喻；身份认同；共同体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3.04.082

引言

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非洲裔英国作家阿卜杜勒拉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他出生于1948年的坦桑尼亚，18岁时，因为所在的阿拉伯裔在坦桑尼亚政治动荡中受到迫害，被迫离开前往英国，他以难民的身份在英国求学，毕业后当过中学教师，后又去非洲尼日利亚的大学任教。20世纪80年代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后，一直任教于英国肯特大学，是英语和后殖民文学专业的教授。古尔纳是个多产的作家，21岁时便开始写作，第一步处女作《离别的记忆》（Memory of Departure）写于1987年。其中最著名的《天堂》（Paradise）写于1994年，该书同时入围布克奖短名单和惠特贝瑞图书奖（现为科斯塔图书奖）名单。古尔纳的作品向读者展示了多元化的东非文化，他小说中那些“回避了刻板的描述”，为读者重新认识非洲打开了新的视角，也让读者对殖民主义和身份认知都有了新的思考。《天堂》这部作品，作为我们重新认识非洲的桥梁，给读者绘制了殖民主义初期东非人生活的风貌图，不论从重新审视历史的角度，还是从叙事技巧的角度出发，《天堂》都是一部典型的值得深入思考和探究的作品。作品通过几位主人公的故事和经历，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模糊的非洲。字里行间的所体现的“赞美”或者“讽刺”，都给人不确定的失落感，而这正是我们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而隐喻作为一种叙事方法，在整部小说中被普遍使用。隐喻理论（theories of metaphor）从相似观点、相互作用观点和语用观点，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的认知观点，认为隐喻“持续而深刻地建构了人类理解他们所知事物的方式以及他们的思维方式”。隐喻作为这样一种叙事方法，在整部小说中被普遍使用。通过隐喻的本

文设计，充分表现了作者所要表述的意图。这些隐喻的表述，映射了作者对这一事物理解和认知，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于文本叙事的建构和对小说主题更深层次的思考。

一、花园的隐喻

对“花园”意象的描写，可以说贯穿了小说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从第一章主题“有围墙的花园”（The Walled Garden）开始，就将花园的神秘感带入给读者。在我们一般的认知中，所谓“花园”应该是种满鲜花和绿植的，中国古代建筑中或者文学作品中的花园甚至还有亭台楼阁水榭长廊。“花园”的概念总是充满了美好、休闲甚至生机盎然的感受，西方的文学作品中也对花园的描写。从莎士比亚到华兹华斯，再到拜厄特，都曾将国家英格兰比喻为“花园”。马韦尔直接以《花园》（The Garden, 1681）为题写诗，描写绿茵中的花园。

在《天堂》这部小说中，作者第一次提到“花园”是在第一章的第四小节末尾，“他瞥见了花园，觉得看到了果树、开花的灌木丛和水的亮光”。这是幼小的主人公优素福第一天来到阿齐兹“叔叔”家。这个时候的优素福年幼无知，并不知道自己被父亲卖给了阿齐兹为奴隶。甚至他觉得阿齐兹是他的亲人，会像每次造访他家一样，给他零用钱，对他像亲叔叔一样，所以唤他为“叔叔”。带着这种对生活的未知与憧憬，第一次看到富商家花园的优素福，自然眼中充满了美好，硕果累累的果树，开满鲜花的灌木丛和明媚的水池，都反映了当时优素福的心理状态。带着这种无知的明媚，优素福逐渐感受到了花园并不如想象的美好，而美好背后，可能隐藏着心酸、痛苦甚至像地狱一样的生活。

花园代表着人们精神的庇护所。花园表面的繁盛，

可以给人的不光是神秘感，更多的是积极正向的力量。让人们能够在精神萎靡时平静下来，更好得去审视自己和这个世界。《天堂》中，哈姆达尼老头是这座花园的园丁，最初他是太太的陪嫁，本来可以获得自由，但他却拒绝了，每天默默地守护着花园。哈姆达尼老头打造的花园，可以说是他们这些身份低微的奴隶们的精神庇护所，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主人公优素福每次都对花园流连忘返。花园的宁静与美好，像是逃避残酷现实的避难所。在这里，哈姆达尼老头可以低声吟唱，守护着他的女主人——精神疯癫的太太。优素福则想尽一切机会去花园帮助哈姆达尼老头干活。虽然其中也有他想打探主人私事的好奇，但更多的是，在这个隐秘的花园里，优素福可以深刻的审视自己的处境，虽然时而伴着低沉的歌声和叫喊，在这里，他的同情心让他想起自己的母亲，想到父亲可能再也不会将他赎回，想到自己可能终身为奴的境遇。他深感命运在苦难间不断挣扎，不论是奴隶还是主人……

花园中也有至暗时刻，花园也可以造就一个“梦想家”。直到最后一章，优素福勉强进入花园去见太太，在同伴的引领下，也是不能随意走动随意看的。对于优素福、哈利勒和阿明娜来说，他们永远都被搁在花园之外。也就是说，对于奴隶主阿齐兹一家来说，与优素福他们永远存在阶级隔阂的，花园永远不可能为他们敞开，而白天的百花争艳和树荫繁茂，到了夜晚也许承载着人们的苦难和悲伤，被永久隐匿在花园的黑夜中。而阿明娜认为优素福是个梦想家，而他更像是个哲学家。他看清了自己身份的处境，没有像哈姆达尼老头一样向命运低头，也没有像哈利勒一样左右摇摆。优素福认识到，还有什么比当下更糟糕的呢。与其如此，不如去追寻一个自己的花园。这个理想中的花园承载的不仅是吃饱穿暖的现实主义，更多承载了他的人生理想，要摆脱被奴役的生活，真正实现精神上的自由，建构自己的精神花园。这种刻骨铭心的改变要战胜内心的软弱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即使是优素福这样的梦想家和哲学家，当他最后离开花园奔向士兵队伍的时候，也是泪流满面。

二、天堂的隐喻

《天堂》作品中的花园和天堂意象，其实都代表了作者和读者的乌托邦理想。文本中的人物塑造其中一部

分通过他们的宗教信仰，通过他们的信念展示出来。故事的发生地坦桑尼亚是个多元文化融合的国家。历史上有波斯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不断迁入从事贸易，十九世纪后又有欧洲殖民者的入侵，最后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天堂》中所描述的时代，正是欧洲殖民者大量涌入的时代。这也导致了这一地区的人们的宗教信仰多元化，尤其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天堂”这个概念和从各个人物语言所体现的是一致的。在《圣经》和《古兰经》中都有对天堂的描述。这里还可以和之前讨论的“花园”联系起来，都是表象很美好的象征。而主人公少年懵懂的优素福也是希望他的阿齐兹“叔叔”能带他进入到一个真正的人间“天堂”。但现实却是非常讽刺和残酷的。优素福的朋友哈利勒在初见他时就告诫他，阿齐兹不是“叔叔”而是“老爷”。随着阿齐兹对他态度的转变，优素福也深深意识到自己已经沦为奴隶的身份。后来他得知自己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杳无音信，对“天堂”的幻想可以说是彻底幻灭了。之后他又经历了商旅贸易，在途中差点沦为献祭的对象，这让他更加看清了人性的丑恶。就此，可以说从幻想的天堂直接掉进了现实的炼狱。

对于觉醒后的优素福来说，真正的天堂意味着人身心的自由。在劝说阿明娜跟他一起逃走的时候他说：“我们俩都前途茫茫。还能有什么更糟的呢？”在他的认知中，那些宗教教义中的天堂，那些普通人顶礼膜拜，一直追求的天堂，在他的眼中，已经幻灭。而他所认同的天堂首先是身体的自由，不再受到任何人为和地域的限制，或者是真正摆脱奴隶的附属于阿齐兹老爷的身份。然而就像哈姆达尼老头所表达的那样，有了身体的自由又如何呢？还是不能摆脱被奴役的命运。同时阿明娜也拒绝了优素福逃走的建议，评价他为“梦想家”，且相信优素福未来能够拥有不只是花果飘香的天堂，更能够拥有自己的心灵花园，这些是需要自己去开拓的未知领域，而只身去开拓未来的代价也是未知的。

作者古尔纳在小说的最后，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的空间，也给小说留下了很多的可能性。主人公优素福最终觉得去追随德国军队，而这之后，是否真正能够获得身份的自由；是否能够拥有土地，开拓出属于自己的家园；亦或是如同阿明娜所说，这类似的挣扎也不过是一场梦而已。

古尔纳借助宗教中人们对于“天堂”向往，即隐喻又讽刺了殖民时代现实的人类生存境遇。将人们对天堂的向往和现实人间地狱般的奴隶生活进行了充分的对比描写，反差之大，震撼人心。曾经的宗教教义蛊惑人心使得人们不能反抗，而优素福却始终执拗的坚持自己，想要摆脱当下的身份。他的反抗是彻底和坚决的，即使落入万劫不复的境地，相信在他打开花园后门，努力奔向军队的那一刻，他已经是和其他人和过去的的生活截然不同了。

三、身份的认同

如果不是被父母遗弃，优素福可能不会迅速地成长，更不会考虑身份的问题。少数族裔或者弱势族群在文学文本中，或多或少都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危机和过程，《天堂》也不会例外，这也是它能够展露文坛，大放异彩的原因。

主人公优素福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和认同也经历了从懵懂到明晰的过程。起初，他认为阿齐兹叔叔是他的亲戚，可以一直像每次造访他家时一样给他零用钱，可以像父母一样保护他帮助他。但是从他被带到阿齐兹家的第一天起，晚上就开始睡在店铺外面的石板台阶上了。虽然没有过忍饥挨饿的生活，但阿齐兹叔叔后来对他的冷漠态度让他第一次对自己的身份产生质疑并且快速地觉醒。后来，优素福得知父亲去世再无希望返回故土，他认为他的同伴哈利勒，阿明娜甚至哈姆达尼老头与他处境一样身在同一个共同体之中。在文本中，这些人物的确具备了“共同体意识”，比如哈利勒和优素福都有类似被父母卖给阿齐兹抵债的经历，妹妹阿明娜实则以此抵债的方式嫁给阿齐兹。哈姆达尼老头也是以陪嫁的形式随太太来到这里。同样的肤色，共同的种族，类似的人生经历，基本打造了一个利益一致，团结且可传承的共同体模式。然而随着情节的发展和主人公的不断觉醒，这个作者精心打造的共同体处在半瓦解状态。优素福坚持说自己民族的语言，没有听从哈利勒的建议学习阿拉伯语，即使他认为这样阿齐兹叔叔可以多宠爱他一些。当他和商队一起，陷入苏丹当地的困境，自己险些成为献祭的对象，他反思自己曾经的幻想是多么愚蠢。这时候，他宁愿自己是无知的，但却“想不出什么办法可以将自己从这种失去自由的生活中解脱出来”。

从小说的整个脉络来看，优素福一直都有反思自己

的身份并且不断地在反抗。最后一章中，太太对他男子容貌的爱慕已经超越了主仆的关系，加上德国士兵的到来，让他反思自己不能像舔狗一样生活。骨子里的执拗与坚持最终拯救了他，似乎是黑暗中的一丝曙光。虽然未来不可预期，即使未来还是没有栖身之地，但首先得自己先迈出第一步，先走出去，才能实现“在别处”。

主人公优素福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受到自己交际圈的影响，是具有一定局限性的。比如朋友哈利勒和哈姆达尼老头，他们对命运和个人身份的态度是随波逐流的，是听之任之的。而阿齐兹叔叔与优素福的关系是提防性的，界限清晰的，是奴役和被奴役的价值利用关系。而他所爱慕的女友阿明娜是爱而不得的，是有梦想却不敢越雷池一步的。这些人物的塑造意图很显然衬托了主人公的最终抉择，也就是与过去决裂，同时意味着他们之间的友谊，情感或是同情心也就此决裂了。

结语

《天堂》以一个少年成长的故事，从一个不加滤镜的视角反映了一段历史的变迁和当时社会的状况，暗示现代人应努力保存祖先传承的记忆，理解当代人逃离的创伤以及面对历史时客观的态度，不愧为诺奖作品中的佳作。

参考文献

- [1] (美) 艾布拉姆斯 等. 文学学术词典[M], 吴松江等, 编译. 出版地: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11: 212-216.
- [2] 金佳. “英格兰花园”的狂欢与焦虑——《花园里的贞女》与共同体形塑[J]. 外国文学研究, 2021, 43(06): 152-164.
- [3] 徐艺萌. 英文小说《天堂》的空间叙事研究[D]. 中北大学, 2023.
- [4] (英) 阿卜杜勒拉克·古尔纳. 天堂[M], 刘国枝, 译. 出版地: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2. 8.

作者简介:

1. 李杨(1982-), 女, 硕士研究生,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英语语言文学。
2. 沈莉娜(1982-), 女, 硕士研究生, 华北理工大学国际教育中心讲师, 研究方向: 国际中文教育。

基金资助: 2022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视域下欧洲诺奖小说的历史线索与建构。项目编号: 20220202356